

# 张小萍治疗消化病应用对药举隅

★ 曾江涛 肖卫云 (江西中医药大学 2005 级硕士研究生 南昌 330006)

**关键词:** 对药; 消化病; 临床经验; 张小萍

**中图分类号:** R 249.76    **文献标识码:** A

张小萍是江西中医药大学教授, 博士生导师, 江西省名中医, 江西省教学名师, 家学渊远, 多年来一直立足于临床、教学、科研第一线, 学验俱丰, 尤其善长应用中医并结合西医理论治疗消化系统疾病, 我们有幸侍诊在侧, 现将导师在治疗消化系统时使用的对药经验作一总结, 以期有助于临床。

## 1 黄连配白及

张师认为各种胃肠道炎症疾患在急性期内镜下均可见胃肠粘膜炎症、充血、水肿、糜烂等, 验之于舌为舌红而苔厚或白或黄, 这符合中医湿热征, 而黄连苦寒, 能清热燥湿、泻火解毒; 白及苦甘涩微寒, 能收敛止血、消肿生肌, 二药都归胃经, 相伍使用能很好地去除湿热之邪, 并修复损伤的胃粘膜。《别录》谓黄连能“调胃厚肠”, 现代药理研究认为黄连能抗菌抗炎, 并有抗胃溃疡及抑制胃肠平滑肌的作用。白及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认为有“生肌治疮”的作用, 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张师发现, 二药相合对急性胃炎, 尤其是糜烂性损伤的炎症有很好的疗效, 并对溃疡面有很好的修复作用, 所以它们还可用于消化道溃疡及溃疡性结肠炎。

## 2 枳壳配杏仁

枳壳行气宽中消胀, 以走以泻为主, 功类枳实, 但性较之平和, 而无枳实破气耗气之弊; 杏仁苦温, 化痰通便, 能通降肺气, 二药相伍, 能通调中上二焦气机郁滞所引起的脘痞、胸满、嗳气等症。张师认为, 肺主气, 能通调全身气机, 而脾胃为全身气机之枢纽, 枳壳调理中焦气机, 能升能降, 杏仁协理肺气, 二药相伍通调二脏气机, 使全身气机升降适度而使气顺胀消。现代药理研究认为枳壳具有很好的胃肠平滑肌双向调节作用, 而杏仁也能抑制胃蛋白酶活性。这种组合被广泛应用于各种胃炎、胃肠无力性消化不良、胃下垂、胃扩张等病。但是张师在应用时并不反对应用枳实, 并认为因临床大多为久病体质

相较弱的患者, 所以选用枳壳, 如果患者体质好, 胃气强, 枳实就是当选之药, 并在评价枳实、枳壳关系时, 《张氏医通》所说的“《金匱》治水肿心下如盘, 故以汤以荡涤之; 东垣治脾不健运, 故用丸以缓消之, 二方各有深意, 不可移易”是可以借鉴的。

## 3 蒲公英配浙贝母

蒲公英苦甘寒, 归肝胃经, 能清热解毒利湿, 并能消痈散结, 《本草新编》指出: “蒲公英亦泻胃火之药, 但其气甚平, 既泻火, 又不损土, 可以长服久服而无碍, 凡系阳明之火起者, 俱可大剂服之, 火退而胃气自生。”据现代药理研究, 它对胃溃疡及胃黏膜损伤都有保护作用, 在临床中用于胃炎及消化道溃疡。浙贝母味苦性寒入心肺经, 能清热化痰开郁散结。二药配伍, 制酸消炎止痛之力加强。广泛用于急慢性胃炎及胃、十二指肠溃疡症见脘痛、烧心、泛酸者。并且张师认为, 如果胃溃疡伴见幽门不全梗阻, 当属湿热中阻, 气滞血瘀, 此时应用蒲公英配浙贝更佳, 并且据一些医家的观察乌贼骨、瓦楞子、珍珠粉之类制酸时因其成分含钙盐, 久服有可能引起结石, 而这组药对证无此弊。

## 4 百合配合欢皮

百合, 甘微寒, 归心肺经, 润肺止咳, 清心安神。但《本经》认为其“主邪气腹胀, 心痛, 利大小便, 补中益气。”合欢皮, 甘平, 归心肝经, 安神解郁, 活血消肿。《本经》云其“安五脏”, 《本草求真》谓其“入脾补阴, 入心缓气, 而令五脏安和”。二药相伍调补心脾, 舒肝解郁, 而无香燥之弊。适用于各种胃肠道疾病而有阴液不足, 且不适于用腻补之品, 伴有肝气不舒畅者。并且张师认为, 在现代社会, 患者情绪不若古时之人安详, 心绪纷乱, 肝郁见证丛生, 化火扰动心神, 此时使用百合配合欢皮还能清心解郁安神, 解除患者的心烦失眠之症, 更有利于病情的恢复。

## 5 谷芽配麦芽

谷芽、麦芽皆入脾胃二经，麦芽甘平，消食和中，具生发之气，助胃气上升；谷芽甘平，健脾开胃，消食和中，《本草纲目》谓：“快脾开胃，下气开胃”，二药相伍，一升一降，相需为用，既能消食又能宽中，使脾胃气机顺畅。张师认为谷芽、麦芽虽同为健脾消导之品，但麦芽消食之力较谷芽为强，而谷芽较麦芽养胃之功更著，麦芽消面食，而谷芽消米食。主要用于急慢性胃炎、萎缩性胃炎、消化道溃疡，以及各种放化疗后胃之气阴受损，出现食欲不振，或不思饮食的情况。

### 6 三七配白及

三七，甘苦微温，归肝胃经，能化瘀止血，活血定痛。白及苦甘涩微寒，能收敛止血、消肿生肌，三七走而不守，白及守而不走，二药相伍，一走一守，使行瘀止血，生肌止痛之功加强。因其能止血故能广泛用于各种消化系统疾病的出血，因其能生肌，故能用于消化道的各种粘膜的糜烂、溃疡。在三七现代药理研究中有很好的消肿定痛，松弛平滑肌，保护胃粘膜，促进生长的作用；白及则具有明显的消痈敛疮、祛腐生肌、抗溃疡、抗菌、预防术后肠粘连的作用，所以二药结合能更广泛用于治疗各种溃疡，慢性溃疡性结肠炎，及胃肠炎症的粘膜充血糜烂。

### 7 桔子配生姜

本药对在《丹溪先生治法心要》中有记载：“胃口有热而作痛者，非桔子不可，须佐以姜汁”。叶天士亦将二药用于治疗胃中嘈热吞酸。张师认为，嘈杂吞酸，多为痰火湿热郁于中焦，治宜清胃，佐以降痰，若恣用苦寒，则胃阳败坏，反致它疾丛生，而桔子性味苦寒，归心胃肺三焦经，有泻火除烦，清热利湿，凉血解毒之功，《本经》云其能“主五内邪气，胃中热气”，《丹溪纂要》谓其“解郁热行结气，凉而能散，解郁清热两擅其长”，生姜性味辛温，功能发汗解表，温中止呕，二药相合，一寒一温，寒以除中焦湿热除烦，辛温以通行中焦阳气并化痰为佐，共奏清胃降痰之效，则嘈可愈酸可停，验之临床，确有良效，这组药对也是辛开苦降的变法。现代药理研究也提示，桔子能减少胃酸分泌，抗炎；生姜也有类似作用。二药相合用于胆汁反流性胃炎等出现嘈杂吞酸烧心等症的患者。

### 8 垂盆草配白茅根

垂盆草甘淡微酸凉，归肝胆小肠经，具有清热解毒，利湿退黄之功；白茅根，甘寒，归肺胃膀胱经，能凉血止血。二药相伍，一气分，一血分，能凉血利湿解毒，用于传染性肝炎肝功不良的患者时，随证加入益气、滋阴、温阳、活血的方剂中，有较好的降低血清转氨酶的效果。张师认为，对于急慢性传染性肝炎，不管属于哪种证型，只要有肝功不良，都反映有湿热毒邪存在，并且肝体阴而用阳，为藏血之脏，辅以凉血止血之品，以防肝风内动，并且白茅根能利湿热而不伤阴，正符合肝脏特点。

### 9 泽兰配金钱草

泽兰苦辛温，归肝脾经，横行肝脾之间而通肝脾之血，活血而不伤血，补血而不滞血，同时又能利水消肿，《本经》谓其治“大腹水肿”；金钱草甘淡，能归肝胆经，具有利水除湿，解毒退黄之功。二药相合活血利水，张师将其广泛用于各型黄疸、鼓胀等病。张师认为肝藏血，无论是黄疸还是鼓胀，不管是何类型是何阶段，都必然伤及血分，并且本着古人所谓血不利则为水的理论，主张在治疗时要用活血利水药，尤其是肝硬化出现腹水、黄疸。如果这时再伍以川芎，效果会更理想，川芎为血中之气药，能理气活血，两调气血。现代药理研究认为泽兰、川芎有很好的抗肝纤维化的作用。所以此药对用于黄疸，肝硬化各期均有很好的疗效。

### 10 木瓜配山楂

木瓜酸温，入肝脾经，能化湿和胃，《本草拾遗》称其能“消食”；山楂酸甘温，归脾胃肝经，能消食化积，活血散瘀。二药相伍，疏肝和胃，消食理脾化湿。张师在应用它们时，除了应用以上功用外，并认为二药与甘味药相伍具有酸甘化阴之功，而用于慢性萎缩性胃炎及其它出现胃阴不足，胃脘隐痛，痛及胁肋，舌干、脉细的病症中。张师认为胃属燥土，性喜润降，肝为刚脏，体阴用阳，胃阴津不足与肝阴不足相关，即叶氏所谓“夫胃是阳土，以阴为用，木火无制，都系胃汁之枯”。二药味酸，均入肝经，配以甘药如甘草之属，正是肝胃之阴津来复。并且山楂古称独圣散，能活血化瘀，而肝藏血，胃又为多气多血之脏，山楂活血改善二脏血运，二药同用而使胃阴复，胃口开，通降和合，血行痛止。

(收稿日期：2006-06-30)

